

怪 谈

今昔物语

[日] 源隆国/著

余敏/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今昔物语

怪谈



源隆国著

余敏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怪谈 今昔物语 / (日) 源隆国著; 余敏译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3
ISBN 978-7-201-11323-4

I. ①怪… II. ①源… ②余… III. ①民间故事-作品集-日本 IV. ①I313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2710 号

怪谈 今昔物语

GUAITAN JINXIWUYU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邮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刘子伯
装帧设计 毛增设计

制版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20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话 | 介大夫死里逃生 /001 | 第二十话 | 被戏弄的国守 /097 |
| 第二话 | 僧人智除猿神 /013 | 第二十一话 | 武士与女盗的故事 /104 |
| 第三话 | 狗头丝的传说 /024 | 第二十二话 | 怕猫大夫 /110 |
| 第四话 | 渔民智擒蜈蚣精 /027 | 第二十三话 | 破鞋冒充大头鱼的故事 /113 |
| 第五话 | 猎人妙计伏猿灵 /032 | 第二十四话 | 乐伎师爷 /116 |
| 第六话 | 狐狸信使 /037 | 第二十五话 | 杀生债 /119 |
| 第七话 | 幕僚意外得黄金 /043 | 第二十六话 | 平贞盛治恶疮摘取胎儿心肝 /122 |
| 第八话 | 长纓君巧得白银 /047 | 第二十七话 | 盗钟的法师 /125 |
| 第九话 | 美浓国工人遇女鬼 /050 | 第二十八话 | 恶有恶报 /129 |
| 第十话 | 夜宿佛堂遇鬼神 /053 | 第二十九话 | 富人招婿 /132 |
| 第十一话 | 女子深山产子遇食童鬼怪 /056 | 第三十话 | 痴男求女 /136 |
| 第十二话 | 美艳女鬼暗计食人 /060 | 第三十一话 | 群蜂报仇记 /141 |
| 第十三话 | 舍人参拜稻荷神社巧遇妻子 /066 | 第三十二话 | 猿猴杀鹭报恩 /143 |
| 第十四话 | 河畔的怪异少女 /070 | 第三十三话 | 猎狗护主 /147 |
| 第十五话 | 宰相治鬼宅 /076 | 第三十四话 | 乞丐与美人 /149 |
| 第十六话 | 妻子魂魄等候丈夫归来 /080 | 第三十五话 | 湛庆的三生姻缘 /154 |
| 第十七话 | 长鼻子禅珍 /084 | 第三十六话 | 妻子的赠予 /157 |
| 第十八话 | 食菌身亡的左大臣 /088 | 第三十七话 | 弃姨山的传说 /159 |
| 第十九话 | 国守打发讨薪众人 /091 | 第三十八话 | 大辅之女沦为婢女 /161 |

第三十九话 不守信用的僧人 /165

第四十话 油灯里的宫女 /169

第四十一话 女子魂系情郎 /172

第四十二话 过度疼爱女儿的高助 /175

第四十三话 箸墓古坟的传说 /179

第四十四话 小小女婴 /181

第四十五话 狗丈夫 /184

第四十六话 僧人化马 /187

第四十七话 黄泉摆渡 /192

第四十八话 色即是空 /194

第四十九话 千钧一发 /198

第五十话 僧人产金记 /200

第五十一话 寂心高僧 /203

第五十二话 源满仲出家 /206

第五十三话 公子寻妻 /209

第五十四话 养鹰人 /216

第五十五话 宝砚 /221

第五十六话 深山遇死僧 /229

第五十七话 毒蛇酒坛 /232

第五十八话 灵龟报恩 /235

第五十九话 报恩的尊神 /238

第六十话 皇后与恶鬼 /242

第六十一话 殒命的天狗 /246

第六十二话 借尸还阳 /249

第六十三话 大力断蛇尾 /252

第六十四话 除夕夜斗地神 /255

第六十五话 阴阳师安倍晴明 /258

第六十六话 夜半骑尸 /261

第六十七话 可怕的算术 /263

第一话 介大夫死里逃生

从前，有一对兄弟住在陆奥国，他们有钱有势。兄弟二人中，哥哥在各个方面都是略胜一筹，故而从政，担任国介，每天忙于政事，几乎很少回家，经常就住在府衙里。

这位国介的家和府衙相隔不远，人们称他为“大夫介”。不过，虽然他仕途得意，但人到中年，依旧膝下无子，难免伤感。而且，想到自己百年之后，家产无人继承，更是悲伤。眼看着时间流逝，自己和妻子都已经四十有余，他觉得可能自己命中注定无子了。

谁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他的妻子竟然在这样的年纪上怀孕了，这下可把大夫介给乐坏了。

十月怀胎，妻子给大夫介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孩子长得十分讨人喜欢，夫妻二人视若珍宝，恨不得寸步不离地看着孩子。

人有旦夕祸福，就在一切看起来格外圆满的时候，大夫介的妻子却突然暴病身亡。大夫介心如刀割，但人死如灯灭，悲伤也是枉然。

自那之后，大夫介便独自抚养自己的孩子，并且暗暗下定决心：孩子成人之前绝不会续娶，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后母那儿受一点委屈。恰好他的弟弟也膝下无子，故而对这个唯一的侄子视如己出，甚至对哥哥说：“他就是我的儿子，我老了也要靠他。”大夫介听后十分欣慰，对自己的弟弟说：“那是自然，自从孩子的母亲去世后，我独自抚养这孩子，还有一堆公务要处理，孩子跟在我后面也受了不少苦，既然弟弟这么说，我就请你帮我多多照顾他。”

叔父听后立马答应。自那之后，孩子在叔父的照顾下茁壮成长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孩子已经到了十一二岁了，不仅出落得更加帅气，在读书上也是天赋颇高，悟性极强，文章只需稍稍引导便可理解，因此连周围的仆人都格外喜欢他。

在陆奥国里，还住着一个寡妇，这人本也是官员的妻子。她在得知大夫介丧偶之后，便费尽心思想要嫁给大夫介。只是大夫介一心扑在政务和孩子身上，无心考虑续娶之事，又担心女人心眼小会照顾不好儿子，便一口回绝了她。谁知这个女人丝毫不放弃，竟然主动搬到了大夫介的家中，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我并非一个虚荣的女人，只是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希望能够好好照顾您的儿子，这样我老的时候也不至于孤苦伶仃了。”

自那之后，她便开始悉心照顾公子，家中各项琐碎的事务也都包揽了下来。不过，大夫介对她的到来仍持有戒心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搭理她。只是，日子久了，他觉得这个女人能够不顾一切地对他和孩子好，也实属不易，便慢慢接纳了她，二人也就此结为夫妻了。

婚后，女人对公子更是照顾有加，简直视如己出。大夫介看到她能做到这种地步，不禁为之感动，甚至对于自己当年的冷漠感到惭愧。不过，女人还带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儿，所以他对女人带来的女儿也

是疼爱有加。

两年之后，女人已经掌握了家中的财政大权，她开始觊觎这些财产。因为自己毕竟是继母，倘若大夫介死了，她该何去何从呢？但是，大夫介若是没有儿子的话，那么一切就大不相同了。于是，她开始每天琢磨怎样才能除掉公子。

正当她苦思无果之际，府里新来了一名家将。女人见这人的第一面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善类，于是便时常给他点好处，想办法拉拢他。家将对此也是感激涕零，表示愿意为她所用。于是，这二人便走得更近了。恰好大夫介回来住得少，这让他们走动起来方便很多。

有一天，这位继母将家将喊来问他：“你可察觉到我待你与他人不同？”

家将立马回答说：“我即使是条狗，也早有感应。夫人待我恩重如山，我势必以夫人马首是瞻，否则愧对夫人的恩情。所以，夫人有何事尽管吩咐，即使上刀山、下油锅，我也在所不辞。”

继母见此人如此识相，自己果然没看错人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便主动提出，要将她女儿的乳母的一个女儿嫁给他为妻。

其实这个家将本是有家室的人，但他本就想攀高枝，机会来了，又怎会错过？

继母见状，便趁热打铁说：“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你二人就结为夫妻吧。”

继母对此事早有预谋，便安排新娘子于结婚当晚帮助自己促成一桩阴谋。

妻子对家将说：“如今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我心中有件事不必再瞒你。”

家将连连点头说：“自然如此。”

于是妻子便步步深入说：“你也知道，夫人的女儿对我们都很好，她将来一定是有福之人。只是你也知道，她早年丧父，跟着夫人来到这里，老爷对她虽也是宠爱有加，并许诺替她谋一位好夫婿。只是，毕竟老爷已经年迈，而且有自己的儿子，所以财产继承上的安排肯定没有任何悬念的。但是，若果这件事情有变，小姐能够得到这份家产，我们不也就鸡犬升天了吗？”

家将听闻此言便说：“这倒不难，若是这位公子没了，家产继承不也就没有悬念了吗？只要夫人首肯，我自当为她效力。”

妻子见丈夫已经入了自己的圈套，便说：“那咱们就趁热打铁，赶快去找夫人商量吧。”

说罢，二人便起身去找夫人。那继母见二人一大早便来找自己，心中已知，自己交代的事情新娘子已经完成了，但仍旧装作若无其事，将他们带到僻静处询问。

被蒙在鼓里的家将还故作婉转地说：“夫人待我不薄，还为我找了这么一位体贴可人的妻子。我一直在想如何报答您，今日得妻子点拨，想到兴许可以为您做一件事。若是公子不在了，小姐是不是在府中更好立足了呢？这样一来，这里的一切日后就都是小姐的了。刚好今天您丈夫不在家，只要您点头，我便为您办了这件事。”

这继母虽早已料到他会有这番话，但仍旧故作惊喜地说：“你能为我想得如此细致，也不枉我视你为亲信。”说罢还将自己的衣服披在了家将身上，并问他，“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？”

家将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既然主动提出此事，自然是有把握的，还请夫人静候佳音。”说罢他便退了出去。

家将出了房门之后，恰巧碰到在院子里独自拿着箭筒和小弓在玩耍的公子。家将环视四周，竟然空无一人。

似乎一切都是注定的。正在他心中暗自谋划的时候，小公子已经来到他的身边，扯了扯他的衣袖，说：“您知道我的那些小伙伴去了哪里吗？为什么今天他们都没来呢？”

家将顿时愣住了，又喜又惊，忙答道：“他们都和自己的父母出远门了呢。你一个人是不是很无聊啊？”

“是啊，可是这里一个可以陪我玩耍的人也没有。”小公子垂头丧气地说。

此时，家将灵机一动，心中生出一计。他对小公子说：“既然你那些小伙伴今天都来不了了，那我们不如去你叔父家，怎么样？”

小公子年幼无知，怎知世事险恶，便一口答应，还要求家将等他片刻，因为他要和继母说一声。家将叮嘱他独自一人去便可，不要惊扰他人。

看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一蹦一跳地朝夫人那边走去，他不禁生出一股怜爱之心。但转念一想，自己已经对夫人许下承诺，已无退路可走，便牵来一匹马等小公子出来。

他牵着一匹马，没有带任何一个家丁，心里不停地盘算究竟该怎样杀了小公子。若是动用刀或者箭，自己实在下不了手。还是活埋吧，这样做比较好。

正在冥想之际，小公子已经带着弓箭满脸笑容地朝他走来。

那位叔父的家和这里离得很近，只有一里来路，行动起来怕是不方便，此时刚好路上人不多，于是他便把小公子带到很远的郊外，公子见路不对，便问：“这是哪儿呀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啊？”

家将掩饰着自己的心虚，故作镇定地说：“这是另一条路，咱们换一条路走走也无妨，再走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
大约又走了五里路，家将估摸着应该不会有人发现，便对公子说：“我看这里好像有山芋，我挖给你看看吧。”

眼看着四处都是陌生的环境，公子有点害怕，便催促家将快走。家将见他一副着急又可爱的模样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想着他也是国介手心里的宝贝，若是老年丧子，他必定是悲痛欲绝。但是，一想到自己答应夫人的事，他便将这一切都抛到脑后了。

他挖土的手越来越快，一旁的公子以为他真的在挖山芋，伸着小脑袋，探着身子看着他。他见到公子刚才还是惊慌的模样，现在又满脸好奇，不禁感叹这孩子的单纯。若是自己的孩子遭此厄运，只怕自己都不知如何面对，想着竟眼眶湿润了起来。

这时，他咬咬牙，趁着公子不注意，迅速扒了他的衣服蒙住他的眼睛，然后顺势把他推到了挖好的坑里。公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得连声喊叫：“你要干吗？你怎么如此狠心？”

家将闻声，不禁有些心慌，便加快了速度，边填土边踩实。由于心中惊慌，一心想着早点离开此处，脚下的土还很松的时候，他就急忙离开了。

家将回到家中故作镇定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但是继母在得知事情完成之后，心里却开始后悔起来。她想起公子那可爱的模样，还有他临别前的神情，不禁觉得自己的处心积虑不仅不会给自己和女儿带来任何好处，反倒会将自己逼上绝路。还有那个家将，办事如此心狠手辣，只怕自己将来不小心得罪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换个思路，如果自己能够好好对待公子，不起歹心，一切就不会这么糟糕了吧。可是，

此时后悔已经无济于事了，她只得把自己关在房里放声痛哭。

再说那公子的叔父，本就多日未见侄儿，心中甚是想念，奈何家中的仆人都被安排去做其他事，没有人去接那孩子。他索性自己带着一个马夫，背着箭筒准备前去接那孩子，谁知在半路，突然蹦出来一只兔子。这位叔父平日就爱射箭，如今这只兔子的出现让他忘了正事，立马去追那只逃窜的兔子。平日里，他虽不是百发百中，但也不至于连一只兔子都射不中，今日倒是奇怪，几箭都让那兔子给躲过了。于是，他便继续追踪。

突然，他的耳边传来一阵奇怪的呻吟声，他屏住呼吸，却发现这声音似乎是从地底下传来的。

这时候，跟在主人身后的马夫也已经赶来了。于是主人就让这马夫细细听听这奇怪的声音。马夫听后也觉得甚是奇怪，于是就顺着声音找寻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他便发现了一块明显被翻过的土地，便急忙告诉他的主人说：“声音好像是从这里发出来的。”主人一听，果然如此，只怕这里面有个活人，难道是被埋葬的人醒来了不成？无论如何，救人要紧。于是他就吩咐马夫去挖。马夫早已吓得瑟瑟发抖，主人见他这样，便宽慰道：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赶快动手。”说着便下马自己带头挖了起来。那马夫见状，也开始拼命挖了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表面的一层土便被挖开了。而且，越往下，那呻吟的声音就越清晰。好在下面的土并未被踩实，还比较松软，留有空隙，所以挖起来也比较快。当他们将地下的一些杂草、树枝等清理完毕之后，那声音几乎就在耳边了。

果然，没一会儿，他们就看见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被埋在了下面。他们急忙将孩子抱了出来，一看到孩子的面貌，二人吓得脸色煞白——

竟然就是他们要去探望的侄儿。

那叔父见了自己的侄儿竟变成这副模样，又是心痛又是着急。孩子微弱的呼吸，苍白的小脸让他不知如何是好，镇定之后，他急忙吩咐马夫去找水。他自己则紧紧搂着孩子，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神灵保佑这孩子平安度过此劫。

也许是诚意感动了上苍，孩子的脸色渐渐红润了些许。

这附近荒无人烟，想找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马夫奔忙了许久，才带回一件沾了水的衣服，叔父立马接过来将衣服对着孩子的嘴巴拧。刚开始孩子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后来慢慢能进些水了，他才稍稍安心。

叔父看到孩子比先前好了很多，觉得自己的祈祷是有用的，于是一边诚心祈祷，一边时时留意孩子的状况。他发现孩子此时已经能够自己吞咽了，便不管那衣服上的水是否洁净，继续用力地拧着那件衣服，好往孩子的嘴里多送点水。

这孩子的命可算保住了，虽然遭此厄运，但幸好没出大事。此时，孩子的双眼也开始微微睁开，眼角的泪水顺着脸颊滑了下来。叔父见状，自己的眼眶也不禁湿润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孩子基本上已经苏醒了，叔父便将他安置在马上，自己坐在马鞍后，三个人慢慢往回走，生怕孩子不舒服。

就这样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他们才到家。

那叔父已经觉察此事的蹊跷，便带着孩子及马夫从侧门而入，以免声张。回府之后，他便将孩子带到卧室后面的套房里。孩子的婶母看到昔日活蹦乱跳的孩子竟变成此番模样，大为吃惊，连忙追问事情的缘由。听丈夫道出事情原委之后，更是惊魂未定，又转身去问孩子究竟遭遇了什么。那孩子此时仍旧气若游丝一般，尚未完全缓过来，只动了动眼皮，似乎说不出话来。叔父见状忙拦住夫人，说：“先让他好好休息，

等他精神好点了再问也不迟。”

之后，二人便守在孩子身边，打定主意，暂且先将此事隐瞒。

夜深时，二人见孩子已经略微能进食了，这才稍稍安心。半夜的时候，公子突然从梦中惊醒，似乎是清醒了一般。只见他打量着四周，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叔父听后，连忙说：“孩子，这是叔父的家啊，究竟是谁对你下此毒手的。”

公子略带哭腔地说：“叔父，我父亲可知道此事？”

“你父亲只怕还在府衙之中忙于政务呢，他哪能知道。”叔父答道。

公子听后忙对叔父说：“您快通知我父亲吧。”

“孩子，你先别急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，你先对叔父说，叔父立马就去通知你的父亲。”

公子揉了揉眼睛说：“我也不知是谁，我只记得我原本是要来叔父家的，谁知家中的那个家将竟在我来时的路上谎称挖山芋，然后将我推到了坑里埋了起来，之后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

叔父听后便知此事绝不是这么简单，区区一个家将，怎么敢做这样的事？一定是那个继母在背后指使的！

叔父一夜未眠，心里盘算着该如何揪出这个女人的狐狸尾巴。第二天天一亮，他看孩子吃完早饭，然后又叮嘱妻子照看好侄儿之后就带着家中的一些从人赶往兄长家。

到了那府宅之后，只见院子里冷冷清清，并无几个人，他边问道：“请问国介大人在家吗？”

只听一人懒懒散散地答道：“国介大人还未回来，仍在府衙中。”

叔父又问：“那公子呢，公子在家吧？我找他有事，快叫公子出来见我。”

那继母见公子的叔父找上门来，急忙出来应对，她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公子不是昨日就去了您家吗，一夜都没回来，难道不是在您那留宿了吗？您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呢。”说完她还抹了抹眼泪。

那叔父此时早已看透眼前的这个女人，但事情未查明之前又不能声张，只得说：“我怎会拿此事与你开玩笑，我是多日未见侄儿，昨日他何曾来我府中，我今日是特意来看他的。”继母只得装模作样地吩咐家中所有人去找公子，那个下毒手的家将显得格外积极，赶忙张罗起找人的事。

叔父此时赶忙叫来自己的从人，亲自写了一封信道：“兄长，原本今日打算拜访你，与你有事相商。谁知，竟然意外得知侄儿失踪之事。请你速速回来，查明此事。”他写完便让从人急忙送去府衙。

那随从拿着书信，快马加鞭地赶到了府衙，一见到国介大人便急忙说：“大人，不好了，公子不见了。”

七十多岁的国介大人听后目瞪口呆，四肢都不禁颤抖了起来，来不及告知国守，只是匆匆和师爷打了声招呼便急忙上马往回赶，路上几次将要支撑不住，还好有随从在一旁照看。

介大夫到家之后，急忙问夫人：“孩子怎么会不见了呢？”

那继母话还未说出口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流，她边抹眼泪边说：“您年事已高，我们怕是难以相伴到老，原本想着有这个孩子做个依靠，我也不至于孤苦无依。如今可怎么好！按说我们平日里未做得罪人之事，不会有什么仇家。难道是人贩子见公子过于标致，起了歹心，想拐了去卖给法师换钱？这可怎么得了啊！”她说完又痛哭起来。

介大夫此时已是泣不成声了。

知道实情的叔父见兄长如此难过，但在真相未明之前，他只能瞒着这一切，他宽慰道：“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步田地了，只怕是命中注定

有此劫，兄长不如先去我家住上几日，以免睹物思人。”介大夫听后说：“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，之后我便削发为僧以了此残生。说罢又失声痛哭起来。后来，叔父几番劝慰。介大夫才收拾行囊，带上家从去他家。那叔父看到下毒手的那位家将也在随行人员之中，这正中他的下怀，替他省了不少事。”

介大夫到了弟弟家之后，又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兄弟便将他带到自己的卧室，并找了一个放心的家从，让他带几个人去盯着那位家将，等候他的通知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便将那人拿下。说罢便将自己的兄长邀至卧室后的套房。

介大夫一进去就看到自己的失踪的孩子，顿时大发雷霆，大声呵斥道：“这种事情怎么能拿来戏弄人呢？你可知道我有多伤心！”

做兄弟的连忙解释道：“哥哥你误会我了，我怎么会拿侄儿跟你开玩笑。”说罢便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介大夫。公子也向父亲证实了叔父所言。

介大夫听后忙说：“我不会轻饶那位家将的，快派人将他带过来！”一旁的叔父便说：“兄长不必担心，我已经做好安排。”说罢只见家中从人已将那位家将带来了。只见那家将像是受了刺激一般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我就知道会这样！”

介大夫一见此人气得立马拿出刀来，叔父见状赶忙上前阻拦说：“哥哥别急，你觉得这事情只是他一人所为吗？杀了他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岂不得意？”介大夫一听觉得有理，便放下刀。他们一起逼问那位家将，他最初硬是不松口，过了好久，才将那继母供了出来。

介大夫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痛心疾首，自己引狼入室，差点要了自己孩子的命。于是，他便派人严加看守尚在家中的夫人。

那继母觉得事情不会至此，她仍然坚信公子已经不在人世了，肯

定是死无对证的。家中的仆人对她指手画脚，她仍然故作镇定地说：“怎么会是我呢？无凭无据的，怎么可以乱说？”

介大夫在自己的弟弟家继续住了几日，想来想去，决定让自己的弟弟先去帮他清理门户。

公子的叔父带着家中的从人一并赶到兄长的家中，将那位继母和她的女儿赶出宅院，并将那位乳母等一千人等悉数赶出。这之后，介大夫才带着公子回到家中。

其他人得知此事之后，都纷纷指责那位狠心的继母，没有人再与她来往，母女二人后来的日子也过得很是惨淡。介大夫原本打算要杀了那位家将，但是兄弟劝他给孩子积德，他此时只想自己的孩子平安，便答应饶了那位家将一命，只是将他赶了出去。

那位公子也势必是前生修了什么德，才会死里逃生。若是那家将没有疏忽，一门心思置他于死地，用沙子把公子埋得严严实实的，而不是留下了许多树枝从而留下了缝隙，只怕他也活不过来。

后来，那位公子成年之后，他的父亲和叔父都已经不在人世，他们都将自己的财产留给了这个孩子。此时，这位公子也被人们称为“介大夫”，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。这件事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见过那位介大夫的人亲耳听来的。

如此看来，那位继母真的是愚蠢至极，她如果能够不被钱财所迷，不那么自私，只怕也不会落到那般田地。她若是真心对这位公子，只怕此时早已在颐养天年了。所以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